

When we are born, we cry that we are come

To this great stage of fools.

「出生之時，我們痛哭失聲，
因為來到了，這個充滿愚人的偉大舞台。」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Lear》，1605。

【出生】嬰兒時期 0歲

A.D. 1989

昭和64年、平成1年，當那最長的年號終結之時，同年11月25日，在北海道釧路市一個起霧的冬夜中，自母親的肚裡誕下，嬰兒哭啼著睜開翠綠的眼眸，將最初的景色映入了眼簾。

「美滿婚姻是一場謊言，世間是如此的不公。屈辱、不甘的真相被雪色掩埋。」

滾燙的淚水落在白嫩的面頰上，從此開始落入愚昧可笑的人間。

出生的孩子名為「真理」。

即使婚姻是一場被完美掩蓋騙局，也不會因此忘記真相。他是指路明燈，抑是提醒。

【捨棄】孩提時期 0-12歲

A.D. 1989 — A.D. 2001

真理在恨的情緒下誕生，在毫無溫度的環境下成長。

母親22歲時生下了真理，與自己那令人厭惡的丈夫結合所誕下的。母親因為聯姻嫁入了宗教味道濃厚的家庭，然而信仰於她來說只是一種不科學的騙局，在理性面前沒有可談的價值。所以她厭惡這個家庭，厭惡她為宗教走火入魔的丈夫，在被迫與絕望之間，同時也厭惡沒有選擇的自己。

對於真理來說，父親對自己的教育相當嚴苛，母親對自己的態度異常冷淡，這造就他自小就是一個嚴肅且不會親近他人的小孩，對傭人、對同學、對師長他都是一模一樣的態度，也導致他完全無法與他人有所深交。

母親在真理9歲時，突然態度變得溫和了起來。雖然對他依然並不是那麼理睬，但總不會再刻意無視。雖然有些不解，但卻感到有些心安，大概畢竟還是小孩子，總會需要有歸處的時候。然而後來才發現，讓母親態度轉變的原因，是她與情人結合誕下的孩子——今時明日。因為她有了所愛，才願意將一點點溫和分享給自己，意識到這個真相後，真理也未曾感到難過，但心中某一處似被切割了。也許他也未曾意識到。

而後這件事被父親發現了，母親在面對盛怒之下差點被家暴致死，卻因為那個他突然多出來的弟弟「看的見」而得以活了下來，家庭的爭端也暫時平息。但這僅僅是不幸的開端。

母親在這之後被長時間的軟禁，因而精神失常，再也無法與兩個兒子見面；弟弟明日因為有「看得見」的能力，即使為私生子之身，也未被逐出家門，並被作為下一任神官栽培，開始嚴厲的教育。而真理卻因為沒有「看的見」的能力而不受重視，在12歲時被父親轉移戶籍到分家成長，改姓隴深。

被轉移到分家時，真理唯一一個想法是，他再也不會回這個家了。因為那裡的人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們。大概從這時起，他學會了憤怒與不甘的情緒，但有著不低於父親和母親的自尊心的他，這般如此愚蠢的情緒，也令他厭惡無比。

在分家裡，沒有人對他不好，也沒有人對他冷眼相待。甚至因為他是主家的孩子，個個都對他客客氣氣，有時體諒他、有時關心他，但真理知道那是他們「得罪不起」自己，所以也相當反

感。在這種連愛和關懷都講究心機的環境下，他至此大概都無法理解單純而真摯的愛是什麼了。

也因此，他不止無法與人深交，也無法與他人有所連結。捨棄掉那些令人感到噁心、厭惡的情感，從幼至長未曾擁有過的情感，不必要、不會增進自己無用的情感——將那些全部捨棄的真理，築起了厚實堅韌的牆，但當他踩上名為世界有的軌道時，自知與不自知的，脫軌與穩當的，踩著軌道繼續前行之間，大概有一半他已經不再軌道上了，但卻勉強維持。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世界上最堅強的人，也會是最孤立的人。」

—— Henrik Ibsen, 挪威劇作家。《En Folkefiende人民公敵》，1882。

「我不需要阿諛奉承，也不需要虛偽不實的關懷。那些情緒、那些背後的意義、那些我所不需要的感情，我會維持雙目的清明，去看清人們隱藏在霧裡真實的面貌。」

【切割】少年時期 12-18歲

A.D. 2001 — A.D. 2007

12歲時離開了家，在分家成長至18歲也未曾和那些稱為親人的人共桌用餐過。每日上學也未曾打過招呼，放學回家就會立刻回房挑燈讀書。真理很聰明、很努力，在往學習的道路上從來沒有超過捷徑，即使他的腦袋允許，但他也未曾偷懶過。也因此，在學業成就上相較於同儕，他花了更大量的時間投入，也相對更脫穎而出。

也或許，是為了擺脫宗教家庭帶給他的陰影，真理是一個完全追求學術、科學、且理性主義的人。神學相關的部分會閱讀，在歷史等社會的課程也會學到，但也因此，學習的越多越深入，越讓他更確信宗教的初衷雖為好意，但在人心的險惡下變得脫序而如同牲畜般毫無克制，如此的不滿足、也似毒品般控制身在迷途之人。需要的慰藉和方向變得不在如初美好，就像他那

病態的原生家庭，及奉宗教為生命極其重大意義的分家。

在這樣的地方，他一刻不覺得分裂。對於同樣身為人的那些人們，在思想上的不同能夠造成如此巨大的鴻溝，直至成年他也未曾明白過。就像他們永遠不會在同個餐桌上吃飯那樣。

18歲時，他以學年第一名，以及全國大學入學考23名的成績畢業於高中，獲得了不少獎學金上了大學，他由於老師的推薦信未來將會在對方熟識的大學教授那邊當助教，不在需要家庭的提供經濟來源。

那年，他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家人、過往。

再一次的捨棄了他不需要的所有東西，並切割的乾淨而俐落，而孤獨。

離開了那個總是漫著大霧的城市，真理翻閱起了唯一一本他願意從伯父手中收到的書，那是《萊辛頓的幽靈》。

他翻開了〈沉默〉那章，靜靜的在雨水拍打著的大巴士上，被為數不多的行李的包圍著的狀態下，閱讀了起來。

「不過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無批判地接受和全盤相信青木那類人的說法的人們，是那些自己不製造也不理解什麼而一味隨著別人聽起來順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見之鼓點集體起舞的人們。他們半點都不考慮——哪怕一閃之念——自己所作所為是否有錯，根本想不到自己可能無謂地、致命地傷害一個人，無論自己的行為帶來什麼後果他們都不負任何責任。真正可怕的是這些人。我半夜夢見的也是這些人。夢中我只能沉默。夢中出現的人不具有面孔。沉默如冷水一般迅速滲入一切，而一切又在沉默中黏糊糊地溶為一攤。我也在那裡邊溶化，怎麼喊叫都無人聽見。」

大澤是這麼獨白的。儘管真理並不怎麼喜歡這本書，既不恐懼也不沉默，但他認同這份獨白。

【轉捩點】青年時期 18-26歲

A.D. 2007 — A.D. 2015

大學時他來到了宮城縣就讀東北大學醫學院。由於頭腦聰明，也喜歡追求事情背後真正意義的及真實意義的真理，他選擇了法醫專業進行進修。儘管依然不盡人情，但由於專業的關係還是認識了不少可以交流的師長和同儕，變得稍微能夠與人交流，也能做一些合作。也因此他對自己的選擇相當滿意，也比往常更加認真。

24歲的時候大學畢業，由教授引薦，而後到了東京大學研究所進修和幫忙。在離開宮城前往東京前，收到瀧深家的來信，說他的母親狀況不好，有空的話可以回家探望探望吧。本來不願意回家一趟的，但在鬼使神差的一個空閒下，他還是造訪了那個漫著霧氣的城市。

在那個偌大且空曠的家中，他見到了母親不如以往充滿情緒的樣子。自信、且自尊心極高，美麗又強韌的背影，如今已變得面容枯槁，成天坐在窗邊的茶几旁無所事事的盯著窗外的四季，再也沒有情緒、也毫無尊嚴，如死亡般沉寂無法再開口交流了。而那個他自出生就不待見的弟弟，也同他母親一樣雙眼毫無光彩，甚至在說話時無法聽見他人的聲音，總是間歇性的活在空白無聲的世界，獨自一人承受那些嚴苛的毒打。

即使真理在怎麼對家庭漠視，他也無法接受父親給家庭帶來這麼大的傷害。在這裡他把所有的證據搜足了，對自己的父親提告，並帶走了弟弟爭取了他的扶養權，帶至東京念書成長。

這場官司打到了他研究所畢業，最終因證據充分，以及經濟能力妥善，真理贏得了全勝。但母親卻沒能等到他爭取回權益的那天，最終在一個寂靜的冬夜裡，像雪那般悄悄的融化，沒入純白中。

她逝世了。在真理26歲那年。人生迎來了巨大的轉捩點。

不曾欣賞過畫作的真理，在那年愛德華·孟克的畫來日本巡展時，卻突然帶著弟弟明日一同去看了畫展。

在漫無目的、毫不瞭解，也或許是無法了解的漫步中，他看到了明日停在一幅畫前。

《聖克勞德之夜》。據說是在孟克父親死的時候畫的。那個在窗邊依著的人影，倒映在地上的窗框，不知為何，他想到了母親。

【邂逅與告別】步入中年 26-31歲

A.D. 2015 — A.D. 2020

26歲的年底，他來到了京都府警察本部，擔任法醫研究所的專任法醫，並與此邂逅名為閻願晴的殯葬禮儀師。最初的真理對於工作嚴肅和嚴謹，但在與死者家屬交流上百般困難。對他來說死人已經不在如當初，只是留有證據的工具，因而不能理解保持屍體完整的意義，便時常於他人爭執且態度冷酷異常苛刻，也時常因此被投訴，甚至有被上級留薪停職過。再一次不滿與無法接受的時候，閻願晴出面幫他與家屬溝通，此事才得以緩解。從此也開啟了兩人的緣分。

因為對方的糾纏不休，和鍥而不捨的造訪，真理感到煩躁，又不想過多理會。總是對對方冷言相向、敷衍和無視，但閻願晴從來都不在乎他這樣的性格，反而變本加厲的來訪。甚至在有實習生的課程時一同加入，還因此認識了他未來的同事初見百書。

總是在思考對方在想什麼，但總是不能理解。回過神來後，即使感到煩躁，真理卻發現了自己已經習慣對方每日的造訪，對自己說著喜歡的話（被當作是在發病沒有信），並和初見百書一同對付自己。有那麼一陣子，他們關係和平、穩定，雖然真理依然不近人情，但卻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也許在某一時刻也曾經想過還不賴，但因為工作更重要，被拋諸腦後。

在31歲的某一日，閻願晴邀約了自己週末一同共餐。平時不與他人共餐也少有在外面吃飯的真理難得的答應了，記不清當時是心情好、亦或是心血來潮，總之他答應了那個邀約。因為餐廳也是他少有感到不錯的，所以他意外的對這件事情感到有些期待，甚至是多和對方交談的幾句，在工作結束後，難得的說了再見。

但是明天，那個總是帶著笑容的人，再也沒有依那墨守成規的約，造訪自己的辦公室。

他生前如同晴天一般燦爛，死時也如同陽光一般熱烈又刺眼到看不清的白，走的像西下的夕陽被黑夜覆蓋，卻沒有同白晝般如約升起。

真理在迷茫中為那具再也不會對他微笑的屍體解剖，分析，書寫報告。每一處他都理解了，但每一處他也未曾明白過。他想到了那個他不曾共餐的家庭，閻願晴也未曾和他一同共餐過。

然而再也不可能有機會了。

...

..

.

他最終蒙上了自己的雙眼，在指縫間，追尋著晴空下的身影。

「我一直都在朦朧未知的迷霧中尋求真相。」

「然而此刻，真相被自己雙手遮掩，變得曖昧不明。」

【至現在】中年時期 31-35歲

A.D. 2020 —A.D. 2024

[文 | 指縫間的晴空](#) -(施工中)

最終，在閻願晴的屍體因沒有家屬、無人認領的情況下，被腦袋僵硬、機械式行動的真理帶回了家。從此真理分裂出了閻願晴的人格，自行塑造了對方「還活著」的假象。

對於屍體的處理，在他的眼中變成了閻願晴生了重病，莫名其妙的來到他家靜養，而他也不知為何，對此相當上心。關係因此變得不如他預料的那般親近，卻又微妙的和平。

如今，已經快要五年了。他們大概，會這樣一如既往的持續這份關係下去吧。

「只要你願意這麼相信，我在你面前永遠晴天。」

其他零碎的小設定(待整理)

「只要你願意這麼相信，我在你面前永遠晴天。」這句原話是楓葉(共構)打的！

真理在安慰別人的時候會摸頭，因為他只會那麼安慰別人，如果要開口安慰的話他做不到。但當他成為監護人時，注意到今時需要，他會這麼做，也只能這麼做。

我覺得可以在他的腦中模擬成長！我覺得真理應該辦得到，我記得有一個職業是可以依照骨型什麼的摸成長的狀態，所以他有辦法依照記憶中的願晴去推測w

真理意志力很強，很能受傷，但唯獨願晴的死他沒能承受住。因為小時候被迫分家，不被父母任何一人愛，也因為性格的關係基本不被任何人愛，唯一的弟弟也不是一個會愛人的人，所以遇到願晴的時候，那是真正意義上唯一一個曾經愛過的人，即使只是被愛上外在，但意義卻不一樣

所以駱駝終究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了，名為愛的稻草。

他一直在欺騙自己，我覺得可能有某些時刻，真理自己有看清真相，但他不願意揭發這個真相，但不願意這件事情成為他的真實

我覺得真理的願晴人格有時候會說錯一些話和一些舉動，但一些很像習慣的動作(假設是那種吃東西的姿勢)會記得很清楚

有空去在乎這些沒意義的功績，還不如費心在工作上。

生前有可能不會收，不過我在想有可能會不小心留下一張水彩(可能工作太忙沒注意到)然後也懶得去找願晴歸還，就放在資料夾裡了

楓葉：願晴其實不是很珍惜東西的人，如果不是真的特別漂亮的話
就算是有人不小心打碎他家裡的玻璃擺飾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因為可以再買，基本上自己的畫被怎樣都可以，不過畫給真理的畫被返還的話還是會收著
他想說最後可以拼成一本書再給，因為真理喜歡看書

楓葉：願晴應該沒有太好的紙，不過如果要集結成冊的話會用比較好的！好耶

楓葉：他除了畫真理也會畫事務所建築或是辦公室裡面的擺設，幸好他沒畫屍體不然超奇怪w
也會畫晴天還有大海或咖啡廳這種，旁邊寫下小小的字補充敘述希望哪天可以跟真理一起去

楓葉：感覺願晴會有某天問真理理想的戀愛對象是什麼樣子

我：哇，真理應該會說沒有那種人，沒有理想中的人

楓葉：願晴會很好奇所以真的有定過條件嗎，然後「好好奇！告訴我！告訴我！告訴我！」拉長音小小聲地在旁邊說的

我：可能看到願晴這麼好奇，真理會有點愣住，想說這件事也這麼值得了解嗎，但鬼使神差的沒有拒絕回答「能夠.....彼此相愛的人吧。」他會這麼說！

「所以說，怎麼可能有這種人。」

楓葉：「好純情啊！很不錯耶！不過一定會有的，因為真理很漂亮呀(笑瞇瞇)」

這麼說真理是自煮派！他不太吃外食，因為不太能接受吃看不到做飯過程的飯

廚藝應該蠻高的